

1965年四月，整整五十年前，在台中空軍醫院內科重症病房裡，母親身著白衣天使的制服，坐在外婆臨終的病床前頻頻拭淚的那一幕，至今仍刻畫在我的腦海裡。事母至孝的她，一定是在懷念母親往日的種種吧！那一年，她39歲，年輕美麗，我13歲，少不更事。五十年後，我站在母親臨終的病床前，看著曾經年輕美麗的她，變成白髮蒼蒼的她，正在做生命最後的搏鬥，內心百感交集。她一生堅忍不拔，即使在最後的那一刻仍是如此。我看到五十年時光的流逝，我看到一個始終不變的、高貴的靈魂。

母親是家中的老么，又乖巧懂事，從小就特別被父母寵愛。因為出身清寒，初中畢業後就進入「南京鼓樓護校」學習一技之長。在校時因身材高挑，還是藍球校隊的主將，也是口琴隊的隊員，吹得一口好口琴。她十六歲時因父親英年早逝，毅然扛起一家重擔，老么反而成了兄姊們的榜樣。她先後進入南京鼓樓醫院、南京空軍醫院從基層做起，深獲長官、同事及病患們的肯定。從小就富正義感的她常據理力爭，替人打抱不平。「那個年輕、漂亮又幹練的小妞」之名，在親友和醫院中不脛而走。

1946年，這位二十歲的小妞，在急診室裡與那位在戰鬥中負傷、年輕英挺的空戰英雄目光相遇的那一刻，她的生命又改變了！她知道這是一條不歸路，很可能會像無數的空軍情人一樣，美麗的愛情驟然畫下句點，但是她無法抗拒那位空戰英雄的吸引，決定活在當下。

感謝主的保守，空戰英雄老爸雖然三次險些為國捐軀，並曾光榮負傷，居然能在駕機參與上百次轟炸、掃射的任務之後存活。1949年初，老爸的大隊奉命立即直飛台灣。與此同時，老媽帶著外婆和大姨媽託付的二表姊，隨著南京空軍醫院乘艦撤退來台。二姨媽和舅舅也因老媽引進空軍得以隨軍撤退來台，免於淪陷大陸。尤其二表姊後來飛黃騰達，終生不忘老媽的改變命運之恩。一對戰地鴛鴦終於在台重逢，隨即在台東空軍基地結婚。姊姊、我和弟弟也相繼出世。

在我童年的記憶中，老媽是個年輕、高挑又漂亮的空軍上尉護士長，尤其在身著肩挑三條槓的藍色空軍軍官制服的時候。她總是鶴立雞群，是個出名的美女。大家都叫她「Miss 朱」，我也跟著叫了四、五十年，她也不以為忤，反而覺得親切。母親喚我時，總是連名帶姓一起叫。來美國後，我是唯一僅存還叫她「Miss 朱」的人。每次打電話給母親，她那頭一聲「Hello！」我就喊：「Miss 朱！」她就喊：「易澤航！怎麼樣，你們好不好？」我說：「好！妳好，我就好。」她說：「我很好啊！」我說：「妳最近乖不乖？」她說：「我很乖啊！」「調不調皮？」「不調皮！」這時照顧老媽的羅姐總會在電話背後喊：「她真的很乖！」我說：「哦，那好，那這個週末我再帶妳出去玩！」「哦，謝謝！我最喜歡出去玩了！」我說：「妳喜歡出去玩啊？那妳要繼續乖喔！」「好，我會！」似曾相識的對話，跟小時候我們母子間的對話很像，只不過如今角色已互換。父母親年紀大了，有時候也需要被我們哄著的。

母親晚年有輕度的阿茲海默症和帕金森症。前一陣子，我為了訓練她的身心反應，與她約定，在我喊「朱蕙茹上尉」的時候，她要舉手敬禮喊「有！」在母親臨終的病床上，有一次她的腦神經醫生來看她，要她試著移動手腳，她沒反應，醫生以為她的手和腳都不能動了。我剛好站在床尾，就對著她大喊「朱蕙茹上尉！」她眼睛一亮，雖然嘴和鼻裡都插滿了管子，無法喊「有！」卻緩緩地舉起右手敬禮，醫生興奮地喊說：「她的手還會動欸！」我感動得熱淚盈眶。跟老爸一樣，母親一生忠黨愛國，愛主愛人，給我們樹立了完美的典範。

母親有絕佳的文筆，1959年在「革命軍」雜誌上刊出的她的大作「結婚十年」，我們保存至今。文中真情流露著她對老爸的一往情深，她的愛國情操，和她對過往一切的珍惜。我們小時候的作文都是由母親親自指導，在各處投稿屢有斬獲。我們姊弟三人至今還算「辭能達意」，得感謝她的教化。

老爸因服務單位調動，經常駐守不同的地方。而老媽的工作固定，所以我們從小在台中空軍醫院的眷村長大。老媽母兼父職，除了醫院繁重的職務外，每天還得買菜、做飯，照顧我們姊弟三人和生病的外婆。晚上全家都睡了之後，往往要洗衣洗到半夜。有次我半夜起來上廁所，一點鐘了，老媽還在洗衣板上搓衣服。我說：「這麼晚了還在洗啊？」她說：「快去睡吧，明天一早還要上學。」我撫著她的背哽咽著說：「媽媽，您辛苦了！」第二天早上睜開眼，早餐已經在桌上了，我都不知道她到底睡了沒有！外婆糖尿病多次發病的時候，媽媽天天得彎身90度背著外婆龐大的身軀去上廁所，真是忍人之所不能忍！母親堅毅的性格也遺傳到了我身上。這一生不論遭遇多大的磨難，我絕不向環境低頭！

小學六年級時晚上在學校惡補，媽媽還得額外地每晚十點騎腳踏車到學校來接我，帶我去吃宵夜補補身子，心疼之情溢於言表。我們生病時更不用提了，不知讓她操了多少心，連打針也不肯假他人之手。從空軍退伍後，母親被挖角至台中最大的一家私人醫院任職護理主任，領導140位護理人員。系統化的管理加上她的人格特質，有口皆碑。除此之外，她還經常受邀至台中各大專院校護理系及社區中心演講，是台中地方上小有名氣的女強人。唯繁重的職務，加上每晚在寒風中不停的咳嗽等候公車的情景，令我們於心不忍。正如她的名字一樣，「蕙質蘭心，茹苦含辛」是她一生的寫照。

母親走後姊姊整理她的遺物，從箱底翻出一大堆中台科技大學護理系、中國醫藥大學護理系、全國護士公會、行政院衛生署等等機構頒給她的獎杯、獎牌、獎狀，表揚她四十多年來對護理工作、護理教育和公共衛生保健教育的貢獻。這些獎大概都是我出國後她得的，在她生前我完全不知道，她從來沒擺出來，也從來沒提過。她歸主後我才知道，讓我有些惆悵。過去都是她誇我，卻沒有留給我一點機會讓我也誇她。

俗語說「嚴父慈母」。在我們家卻不適用，我們的爸媽都是又嚴厲又慈祥。老媽也從未因為我功課好而有差別待遇，若我犯了「明知故犯」的錯誤，她的懲罰絕不手軟。她是我的慈母，也是我的嚴母，我感謝她一步步把我導向人生的正途。

有一件對我有深遠影響的事發生在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。畢業時得了台中空小全校第一名，這對我反而是個災難，原因是那些年台中流行十三個小學聯合畢業典禮，在台中體育館舉行。各校畢業生、家長、教職員、加上市政府員工超過一萬人參加。各校的第一名，須代表該校畢業生從市長手中領取畢業證書。我雖然功課好，但沒見過大場面，又害羞，知道一定會出糗，終日寢食難安。央求學校派第二名去代表又屢遭拒絕。老媽知道後訓我說，這正是訓練自己的大好時機，要我學她大無畏的精神。她親自以標準的軍官動作，在家訓練我幾十次。如何抬頭挺胸面帶微笑的走路、上台、立定、敬禮、領證書、握手、向後轉、下台、……。她一直鼓勵我，說我做的很好，要我有自信！但我還是害怕。母親告訴我，到時真害怕的話就看她，因為主辦單位把這十三位學生代表的家長，安排在離我們很近的看台上，讓他們得以看清楚自己的孩子。

雖然準備得這麼充份，但當司儀喊到台中空小，喊到我的名字，我一站起來聽到全場一萬多人鼓掌的時候，我的腿馬上軟了，腦子一片空白，一步也踏不出去。心想：「完了，完了！」就在這快「完了」的時候，真的跟演電影一樣，抬頭一看，母親正在看台上一邊拍手，一邊對我點頭微笑，意思是說：「You can do it！」哇！馬上勇氣來了，什麼都想起來了，終於很勇敢、很順利地完成領畢業證書的任務。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突破。母親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，克服了我心理上的障礙，即使一萬多人在面前也不足為懼，雖千萬人吾往矣！老媽是我心目中的巾幗英雄，真沒什麼事能難得倒她！

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友，時時恪遵主「愛主愛人」和「傳福音」的教導並身體力行。她一生救人、助人無數，多年後還常在各種場合被人認出向她致謝。她每每把臨終的病人和家屬視為家人，陪著他們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。她卅八歲那年，一位與她同年的癌末婦人病逝。她一路給了那位婦人及家人很多安慰與協助，卻在那婦人病逝的那天自己難過得吃不下飯。醫院對面有個基督教信義會神學院，創院院長尼爾森牧師夫婦也視母親為救命恩人，兩家深厚的情誼維繫了一生之久。尼爾森太太並多年自願當了母親的英文老師。他們夫婦返美後，母親每天仍舊清晨六點起床聽靈格風英語講座。後來政府有徵派醫護人員支援友邦的計劃，母親是台中空軍醫院唯一會英文的護理人員，雀屏中選，但是想到全家老小都得靠她，她毅然放棄了這機會。

母親除了年輕、漂亮，還天生一副好歌喉。康樂隊來醫院勞軍時還被拱上台去唱歌。她的「初戀女」、「晚霞」驚艷全場，絕不亞於那些康樂隊的女團員們，她的風度和氣質就絕不是那些女團員們能比的了。定期在空軍新生社舉辦的空軍舞會裡，老爸、老媽曼妙的舞姿令我們印象深刻。老媽當年可真是一個風雲人物。

1985年跟老爸移民來美後，母親享受了卅年的天倫之樂，對孫輩、曾孫輩也疼愛有加。老弟帶著爸媽遊遍歐美、加拿大和墨西哥，我們也帶著他們踏遍南加州的各個角落，包括在大熊湖的十次銀色聖誕，留下多少溫馨的回憶。他們辛苦了一生，對晚年的悠閒歲月格外珍惜與感恩。

母親之所以能在艱辛的環境中仍保持樂觀進取的精神並樂於助人，最大的力量還是來自她的信仰。她和老爸帶領我們全家信主，成了我們一生最大的福份，受用不盡。童年時我們跟著他們上教堂，長大後變成我教他們。爸媽都是我早期聖經班的學生。每次得我這個老師開車先去接他們這兩位學生，再去上課的地方。以前爸媽身體還好的時候，兩人主日步行上教堂，單程就需 40 分鐘，還定期參加查經班，虔誠感人。從九年前開始，兩人健康相繼惡化，我們陪著他們與病魔搏鬥，過程一言難盡。醫生診所、醫院病房、急診室、加護病房、sub-acute center，巡迴了多少次。四年前老爸歸主時，老媽的失落可想而知。歷經戰亂，顛沛流離，兩人一路攜手走來伉儷情深，不是我們能夠體會的。每次去老爸墓上，她總是說：「耐心等著，不久我就會來天上跟你相會。」這話現在果然成真了。

老媽最恭敬聖母，她臨終時一定有聖母特別的護佑。她走的那一刻，我帶著姊姊和弟弟向天父、主耶穌及聖母禱告。當時她的血壓、心跳、血氧等指數雖然一路在下降，但都還在四、五十左右，按理至少還可以撐個十分鐘以上。可是當我講到「……求主賞給祢鍾愛的女兒特別的恩寵，派遣祢的天使來接她……」的「接」字的時候，她身邊所有儀表上的指數戛然而止，分秒不差！因為在護士站的儀表上也同時看到指數消失，半分鐘後，護士推著另一套儀表衝進來再度測量，確定她已歸主。主的作為真是奇妙無比，祂知道我們沒有恩寵看得見天使，卻看得到儀表。於是給了我這個從事太空科技、重邏輯的人一個小小的 demo：「我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，我可以讓任何事情在任何時間發生。你既然求我來接她，我就給你一個徵兆，在你講「接」這個字的時候把

她接走，讓你知道我的全能！領受我的仁慈！」。老媽這樣蒙主眷顧，給了我們好大的震撼與安慰！

跟老爸一樣，我們特地為她選了藍色的靈柩，配上白色的康乃馨，照片四周的花也是藍白相間——「藍天、白雲」，這對年輕的空軍軍官，終於又在天國裡比翼翱翔了。想到這裡，我們的心是多麼的欣慰和感恩。就像每次回到父母家，他們兩人一定同時出現在門口迎接一樣，將來我們走進天國大門的時候，會是多麼溫馨的重逢！我們為所有這一切感謝主！

我相信老媽已被天使接到天國中，享受永福。我也求主保守我，學習老媽的愛主愛人，將來可以在天國中和她再會。老媽！我向您敬禮，我也要大聲的跟您說：「Miss 朱， no big deal，咱們天國見！」